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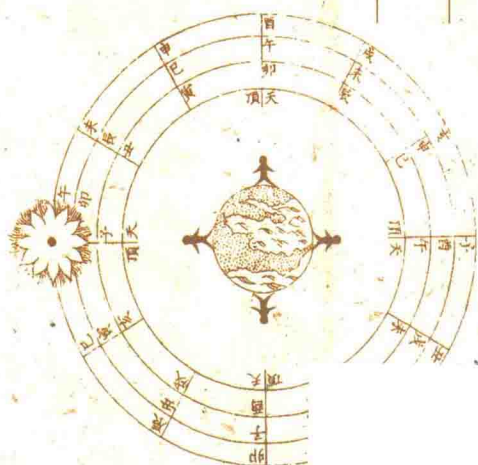
叢書主編：張柏春
孫顯斌

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藏
明崇禎九年刻本等

曆引三種

LIMINSANZHONG

【明】李天經 羅雅谷◇撰 李 亮◇校注



CS

K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二輯

叢書主編：張柏春
孫顯斌

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藏
明崇禎九年刻本等

曆引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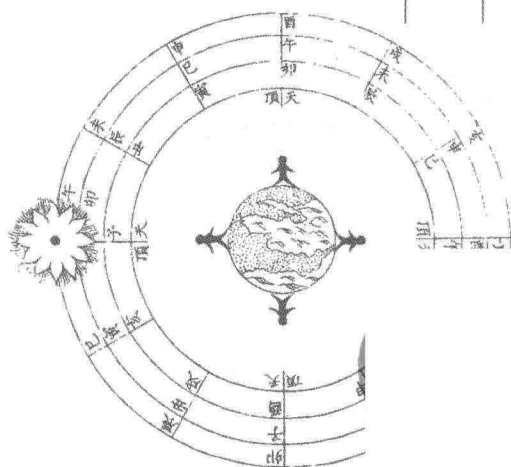
LYINSANZHONG

【明】李天經 羅雅谷◇撰 李 亮◇校注

■ 家重點出版物中長期規劃項目

〇一一—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 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CBS

K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曆引三種 / [明]李天經，羅雅谷撰；李亮校注。
—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357-8851-1

I. ①曆… II. ①李…②羅…③李…III. ①曆書—中國—明代IV.
①P197.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53389 號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第二輯）

LiYin SanZhong

曆引三種

撰 者：[明]李天經 羅雅谷

校 注：李 亮

責任編輯：楊 林

出版發行：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社 址：長沙市湘雅路 276 號

<http://www.hnstp.com>

郵購聯係：本社直銷科 0731-84375808

印 刷：長沙鴻和印務有限公司

（印裝質量問題請直接與本廠聯係）

廠 址：長沙市望城區金山橋街道

郵 編：410200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開 本：787mm×1096mm 1/16

印 張：20.5

字 數：420000

書 號：ISBN 978-7-5357-8851-1

定 價：70.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整理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編輯辦公室 孫顯斌 高峰 程占京

學術委員會 (按中文姓名拼音爲序)

陳紅彥(國家圖書館)

馮立昇(清華大學圖書館)

郭書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韓健平(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韓琦(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黃顯功(上海圖書館)

雷恩(Jürgen Renn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

李雲(北京大學圖書館)

林力娜(Karine Chemla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劉薈(清華大學圖書館)

羅桂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羅琳(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

潘吉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田森(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徐鳳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曾雄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鄒大海(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總序

我國有浩繁的科學技術文獻，整理這些文獻是科技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竺可楨、李儼、錢寶琮、劉仙洲、錢臨照等我國科技史事業開拓者就是從解讀和整理科技文獻開始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科技史研究在我國開始建制化，相關文獻整理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涌現出胡道靜的力作《夢溪筆談校證》。

改革開放以來，科技文獻的整理再次受到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重視，這方面的出版物呈現系列化趨勢。巴蜀書社出版《中華文化要籍導讀叢書》（簡稱《導讀叢書》），如聞人軍的《考工記導讀》、傅維康的《黃帝內經導讀》、繆啓愉的《齊民要術導讀》、胡道靜的《夢溪筆談導讀》及潘吉星的《天工開物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科技史專家合作，為一些科技文獻作注釋并譯成白話文，刊出《中國古代科技名著譯注叢書》（簡稱《譯注叢書》），包括程貞一和聞人軍的《周髀算經譯注》、聞人軍的《考工記譯注》、郭書春的《九章算術譯注》、繆啓愉的《東魯王氏農書譯注》、陸敬嚴和錢學英的《新儀象法要譯注》、潘吉星的《天工開物譯注》、李迪的《康熙幾暇格物編譯注》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上百位專家選擇并整理中國古代主要科技文獻，編成共約四千萬字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簡稱《通彙》）。它共影印五百四十一種書，分為綜合、數學、天文、物理、化學、地學、生物、農學、醫學、技術、索引等共十一卷（五十冊），分別由林文照、郭書春、薄樹人、戴念祖、郭正誼、唐錫仁、荀翠華、范楚玉、余瀛鰲、華覺明等科技史專家主編。編者為每種古文獻都撰寫了「提要」，概述文獻的作者、主要內容與版本等方面。自一九九三年起，《通彙》由河南教育出版社（今大象出版社）陸續出版，受到國內外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歡迎。近些年來，國家立項支持《中華大典》數學典、天文典、理化典、生物典、農業典等類書性質的系列科技文獻整理工作。類書體例容易割裂原著的語境，這對史學研究來說多少有些遺憾。

總的來看，我國學者的工作以校勘、注釋、白話翻譯為主，也研究文獻的作者、版本和科技內容。例如，潘吉星將《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分為上篇（研究）和下篇（校注），其中上篇包括時代背景，作者事跡，書的內容、刊行、版本、歷史地位和國際影響等方面。

《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通彙》等為讀者提供了便于利用的經典文獻校注本和研究成果，也為科技史知識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可能由於整理目標與出版成本等方面的限制，這些整理成果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文獻版本方面的缺憾。《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其他校注本基本上不提供保持原著全貌的高清影印本，並且錄文時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改變版式，還存在截圖、拼圖、換圖中漢字等現象。《通彙》的編者們儘量選用文獻的善本，但《通彙》的影印質量尚需提高。

歐美學者在整理和研究科技文獻方面起步早於我國。他們整理的經典文獻為科技史的各種專題與綜合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些科技文獻整理工作被列為國家工程。例如，萊布尼茲（G. W. Leibniz）的手稿與論著的整理工作於一九〇七年在普魯士科學院與法國科學院聯合支持下展開，文獻內容包括數學、自然科學、技術、醫學、人文與社會科學，萊布尼茲所用語言有拉丁語、法語和其他語種。該項目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失去法國科學院的支持，但在普魯士科學院支持下繼續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項目得到東德政府和西德政府的資助。迄今，這個跨世紀工程已經完成了五十五卷文獻的整理和出版，預計到二〇五五年全部結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合作促進了中文科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我國科技史專家與國外同行發揮各自的優勢，合作整理與研究《九章算術》、《黃帝內經素問》等文獻，並嘗試了新的方法。郭書春分別與法國科研中心林力娜（Karine Chemla）、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道本周（Joseph W. Dauben）和徐義保合作，先後校注成中法對照本《九章算術》（*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110114）。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馬普學會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者合作校注《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在提供高清影印本的同時，還刊出了相關研究專著《傳播與會通》。

按照傳統的說法，誰占有資料，誰就有學問，我國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都重「收藏」輕「服務」。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時代，國際科技史學者們越來越重視建設文獻平臺，整理、研究、出版與共享寶貴的科技文獻資源。德國馬普學會（Max Planck Gesellschaft）的科技史專家們提出「開放獲取」經典科技文獻整理計劃，以「文獻研究+原始文獻」的模式整理出版重要典籍。編者盡力選擇稀見的手稿和經典文獻的善本，向讀者提供展現原著面貌的複製本和帶有校注的印刷體轉錄本，甚至還有與原著對應編排的英語譯文。同時，編者為每種典籍撰寫導言或獨立的學術專著，包含原著的內容分析、作者生平、成書與境及參考文獻等。

任何文獻校注都有不足，甚至引起對某些內容解讀的爭議。真正的史學研究者不會全盤輕信已有的校注本，而是要親自解讀原始文獻，希望看到完整的文獻原貌，並試圖發掘任何細節的學術價值。與國際同行的精品工作相比，我國的科技文獻整理與出版工作還可以精益求精，比如從所選版本截取局部圖文，甚至對所截取的內容加以「改善」，這種做法使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質量打了折扣。

實際上，科技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項難度較大的基礎工作，對整理者的學術功底要求較高。他們須在文字解讀方面下足夠的功夫，並且準確地辨析文本的科學技術內涵，瞭解文獻形成的歷史與境。顯然，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相互支撐，研究決定著整理的質量。隨著研究的深入，整理的質量自然不斷完善。整理跨文化的文獻，最好藉助國際合作的優勢。如果翻譯成英文，還須解決語言轉換的難

題，找到合適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合作者。

在我國，科技文獻整理、研究與出版明顯滯後于其他歷史文獻，這與我國古代悠久燦爛的科技文明傳統不相稱。相對龐大的傳統科技遺產而言，已經系統整理的科技文獻不過是冰山一角。比如《通彙》中的絕大部分文獻尚無校勘與注釋的整理成果，以往的校注工作中集中在幾十種文獻，並且沒有配套影印高清晰的原著善本，有些整理工作存在重複或雷同的現象。近年來，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總局加大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力度，鼓勵科技文獻的整理工作。學者和出版家應該通力合作，借鑒國際上的經驗，高質量地推進科技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工作。

鑒于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的需要，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策劃整理中國古代的經典科技文獻，並與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合作出版，向學界奉獻《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非常榮幸這一工作得到圖書館界同仁的支持和肯定，他們的慷慨支持使我們倍受鼓舞。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等都對「選刊」工作給予了鼎力支持，尤其是國家圖書館陳紅彥主任、上海圖書館黃顯功主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馮立昇先生和劉薈女士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李雲主任還慨允擔任本叢書學術委員會委員。我們有理由相信有科技史、古典文獻與圖書館學界的通力合作，《中國科技典籍選刊》一定能結出碩果。這項工作以科技史學術研究為基礎，選擇存世善本進行高清影印和錄文，加以標點、校勘和注釋，排版采用圖像與錄文、校釋文字對照的方式，便于閱讀與研究。另外，在書前撰寫學術性導言，供研究者和讀者參考。受我們學識與客觀條件所限，《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還有諸多缺憾，甚至存在謬誤，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我們相信，隨著學術研究和文獻出版工作的不斷進步，一定會有更多高水平的科技文獻整理成果問世。

張柏春 孫顯斌

於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基礎園區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錄

導言 〇〇一

《崇禎曆書·曆引》點校 〇一七

《曆引圖編》點校 一四七

《新法曆引》點校 二四一

後記 三一六

導言

一、《崇禎曆書》的編修和版本簡介

《崇禎曆書》是在徐光啟（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和李天經（一五七九—一六五九）等人的主持下，由在華耶穌會士和曆局官生共同參與，為崇禎年間曆法改革而編撰的一部著作。該書較為全面地介紹了當時歐洲的天文學知識，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天算引進項目〔一〕，也是明末西方天文學東漸最重要的成果。對此，梁啟超就曾指出「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二〕，《崇禎曆書》則是其中豐厚的遺產之一。

《崇禎曆書》的初稿在徐光啟在世時大多已經編定並進呈，其後由李天經繼續主持編修。該書完成以後，因為各方對曆法的爭論極為激烈，被擱置十餘年，直至崇禎末年才被採用。入清後，該書又被數度易名和重編，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湯若望〔三〕把之前《崇禎曆書》的呈進和未呈進本加以增刪、改編和重新挖刻，更名為《西洋新法曆書》進呈於清廷。一六七三年，南懷仁〔四〕再度將其易名為《新法曆書》。乾隆年間，該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後，為了避諱，又被改名為《新法算書》。

以上幾次重編雖各有增刪，但該書的主體內容並未改變。如算表部分在《西洋新法曆書》中雖然迭有更新，其理論部分變動不大，因此這一系列著作也常被圖書館誤編。〔五〕另外，從現存《西洋新法曆書》初版的底稿可以看出，湯若望在修纂《西洋新法曆書》時，使

〔一〕李迪，中國歷史上一次最大的天算引進項目，《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二〇〇七年第六期：六五九—六六一。

〔二〕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六一七。

〔三〕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一五九一—一六六六），義大利耶穌會士，繼利瑪竇之後最重要的來華耶穌會士。

〔四〕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一六二二—一六八八），比利時耶穌會士，清初最有影響的來華傳教士之一。

〔五〕祝平一，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崇禎曆書》及其相關史料研究，《奎章閣》，二〇〇九年三四期：二五〇—二六二。

用的應該是《崇禎曆書》的書板，僅重刻有修改的版面。南懷仁在重編《新法曆書》時，甚至只改了封面的書題，封面底頁的版心仍為「西洋新法曆書」，內容與版式也均完全相同。^{〔一〕}

因《崇禎曆書》的成書歷史極為複雜，其明刊本如今已無全本可核，且該書的五次進呈書目與現存各卷出入頗多，其刊印的次數和實際卷數，幾不可而知。據王重民等人研究，《崇禎曆書》今確無全本，各家所藏明刊本皆已非常罕見。另據潘鼐^{〔二〕}、石雲里^{〔三〕}和祝平一^{〔四〕}等人的搜尋，明刊本《崇禎曆書》各種殘本目前散見於世界各地，如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梵蒂岡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比利時皇家圖書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等。這些殘本之間封面內頁和版式亦有不一致之處，應該是分批刊印的。

雖然《崇禎曆書》和其後續修纂的《西洋新法曆書》等著作可以被看成同一系列叢書，但近年的研究也表明，入清後傳教士對《崇禎曆書》中部分內容的刪改，並非簡單的內容修正，其刪改內容背後隱藏了大量的玄機，尤其是刪改較為明顯的《治曆緣起》和《曆引》等部分。其中，《治曆緣起》就由最初的十二卷刪減為八卷，被刪減的內容占總體的三分之一，而這部分內容就包括有許多此前被學界所忽視的與崇禎改曆有關的重要信息和線索。^{〔五〕}《曆引》被調整的內容也近一半篇幅，反映出修纂《新法曆引》的同時，傳教士對其編撰策略也做了調整。因此，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校對，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文獻價值。

二、《曆引》的版本及其流傳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考慮到已經初具規模的《崇禎曆書》卷帙浩繁，擔心讀者「或技盡策籌，徒坐望洋之歎；或識窮管蠡，翻成河漢之疑」，李天經和羅雅穀^{〔六〕}決定編纂《崇禎曆書·曆引》一卷，以方便讀者學習，希望讀者能夠「不必矻矻窮年，而《曆指》已窺其大凡矣。」^{〔七〕}

〔一〕 Ping-yi Chu, "Archiving Knowledge: A Life History of the Chongzhen lishu" (Calendrical Treatises of the Chongzhen Reign), *Extreme-Orient, Extreme-Occident*, 1100-17.

一五九—一八四。

〔二〕 徐光啟、潘鼐彙編，《崇禎曆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三〕 石雲里，崇禎改曆過程中的中西之爭，《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一九九六年第三期：六二—六九。

〔四〕 祝平一，《崇禎曆書》考，《明代研究》，二〇〇八年：一三三—一六一。

〔五〕 李亮、呂凌峰、石雲里，被「遺漏」的交食——傳教士對崇禎改曆時期交食記錄的選擇性刪除，《中國科技史雜誌》，二〇一四年第三期：三〇三—三二五。

〔六〕 羅雅穀 (Jacobus Rho, 一五九三—一六三八)，字味韶，義大利傳教士，一六二四年來華。

〔七〕 李天經，《崇禎曆書·曆引》序，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

入清之後，湯若望把《崇禎曆書·曆引》加以增刪、改編為《新法曆引》，納入《西洋新法曆書》當中，呈進於清世祖。《新法曆引》不但刪去了李天經的序文，正文內容也作了不少刪略。蓋《新法曆引》出，《崇禎曆書·曆引》遂隱，該書自此也被認為在中土未聞。^{〔一〕}目前已知的《崇禎曆書·曆引》有明末雕版刊印本，以及日本在十九世紀安政年間的和刻本。據近年的新發現，前者目前僅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和大連圖書館有藏本^{〔二〕}，後者則存本相對較多^{〔三〕}。

由於編修過程的複雜性，《崇禎曆書》與其後續《西洋新法曆書》，在署名上存有較大差異。比較兩者的封面內頁可以看出，湯若望在人清後對參與人員的署名和分工做了調整，並且將曆局和欽天監等參與者改稱其「門人」。^{〔四〕}《曆引》則與其他各部分一樣，不同版本的署名也存有很大差異，且情況更為複雜（見圖一至圖六）。為了方便比較，我們將該書的幾種不同署名進行了整理（見表一）。

〔一〕馮錦榮，李天經及其《崇禎曆書·曆引》，《文本實踐與身份辨識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中文著述一五八三—一九四九》，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二〇一—二二六。

〔二〕筆者感謝鄭誠博士提供大連圖書館藏本《曆引》線索及書影。

〔三〕《崇禎曆書·曆引》在日本多為和刻本，館藏單位包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天理大學圖書館、東北大學圖書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茨城大學圖書館和新潟大學圖書館等。

〔四〕祝平一，《崇禎曆書》考，《明代研究》，二〇〇八年：一三三—一六一。

曆引	祝懋元 黃宏憲
欽命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李天經督修	
遠西耶會士羅雅谷 譯	
同 會 湯若望 訂	
訪舉中書朱廷樞 較	
寰宇序次 第一章	
寰宇者括天地萬物之總名也。水附地以成一球。凝莫於中。天爲大圓包其外地之周則氣充溢之。理學乃謂氣以上有元火。切於月天內界厥質清純非人目所可見。	

圖一 韓國奎章閣藏《崇禎曆書·曆引》署名頁

184073 S. 83 LIBRARY	祝懋元 黃宏憲
朱國壽	
生儒 朱光大 朱光燦	
宋 登 全測	
朱廷樞 較梓	
寰宇序次 第一章	
寰宇者括天地萬物之總名也。水附地以成一球。凝莫於中。天爲大圓包其外地之周則氣充溢之。理學乃謂氣以上有元火。切於月天內界厥質清純非人目所可見。	

圖二 大連圖書館藏《崇禎曆書·曆引》署名頁

崇禎曆書曆引卷上	
欽命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李天經督	修
遠西會士羅雅谷 譯	訪舉博士李次彪
龍華民	潤
同 會士 訂	訪舉儒士陳士蘭
湯若望	訪舉中書朱廷樞 較
日本 澀川佑賢	校對
寰宇序次 第一章	
寰宇者括天地萬物之總名也。水附地以成一球。凝莫於中。天爲大圓包其外地之周則氣充溢之。理學乃	

圖三 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崇禎曆書·曆引》署名頁

西洋新法曆書 曆引 法原部	
明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	督修
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李天經	
修曆法儒羅雅谷 全譯	
湯若望	羅雅谷 潤
寰宇序次 第一章	
寰宇者括天地萬物之總名也。水附地以成一球。凝莫於中。天爲大圓包其外地之周則氣充溢之。理學乃謂氣以上有元火。切於月天內界厥質清純非人目所可見。	

圖四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洋新法曆書·曆引》署名頁

新法曆引

勅鈔通鑑輯加二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事臣湯若望刪定

曆學維新

曆學有法有用法者測各重天之運行體勢以審諸曜出入隱現以求本行軌道以定準則也。用者取本法測定之分數隨方隨時以推步日月五星次舍衡照交食凌犯順逆等情也。二者闕一不可然而立法難矣。語云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在曆學為尤甚。中國自漢迄元造曆者七十餘輩立法者僅十有三家。且

新法曆引

勅鈔通鑑輯加二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事臣湯若望刪定

曆學維新

曆學有法有用法者測各重天之運行體勢以審諸曜出入隱現以求本行軌道以定準則也。用者取本法測定之分數隨方隨時以推步日月五星次舍衡照交食凌犯順逆等情也。二者闕一不可然而立法難矣。語云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在曆學為尤甚。中國自漢迄元造曆者七十餘輩立法者僅十有三家。且

新法曆引

圖五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順治刊本《新法曆引》署名頁（左）

梵蒂岡圖書館藏康熙刊本《新法曆引》署名頁（右）

欽定四庫全書

新法算書卷九十七 明 徐光啟等 撰

新法曆引

曆學維新

曆學有法有用法者測各重天之運行體勢以審諸曜出入隱現以求本行軌道以定準則也。用者取本法測定之分數隨方隨時以推步日月五星次舍衡照交食凌犯順逆等情也。二者闕一不可然而立法難矣。語云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在曆學為尤甚。中國欽定四庫全書

圖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新法曆引》署名頁

表一 幾種版本《曆引》和《新法曆引》的署名差別

版 本	署名情況
韓國奎章閣藏 《崇禎曆書·曆引》	祝慤元，黃宏憲 欽命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李天經督修 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撰 同會，湯若望訂 訪舉中書，朱廷樞較
大連圖書館藏 《崇禎曆書·曆引》	祝慤元，黃宏憲 朱國壽 生儒，朱光大、朱光燦 宋發全測 朱廷樞較梓
日本早稻田大學藏 《崇禎曆書·曆引》	欽命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李天經督修 遠西會士，羅雅谷、龍華民譯 同會士，湯若望訂 訪舉博士，李次彭潤 訪舉儒士，陳士蘭；訪舉中書，朱廷樞較 日本，澀川佑賢校對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西洋新法曆書·曆引》	明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 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李天經督修 修政曆法極西耶穌會士羅雅谷，湯若望全撰 門人賈良琦，李祖白，徐煥 朱廷樞，宋發，宋可成 劉有慶，朱光顯，焦應旭 朱光大，掌乘，孫有本受法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西洋新法曆書·新法曆引》	勅錫通玄教師加二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事臣，湯若望刪定
梵蒂岡圖書館藏 《西洋新法曆書·新法曆引》 ^{〔一〕}	勅錫通微教師加二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事臣，湯若望刪定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新法算書·新法曆引》	徐光啟等撰

〔一〕另有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西洋新法曆書·新法曆引》，其版本與梵蒂岡圖書館藏一致。

從這些差異可以看出，奎章閣本《曆引》將「祝懋元」和「黃宏憲」兩人列於題名首行，先於李天經和傳教士，排版錯誤明顯，可能不是最終的進呈本。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安政本則改正了這個錯誤，並增添「龍華民」^{〔二〕}為作者之一，且加上「訪舉博士李次彪潤」；校對者則多了「訪舉儒士陳士蘭」，署名排序更為合理。不過該本還刪去了「遠西耶穌會士」中的「耶穌」兩字，祝平一認為刪除「耶穌」兩字更符合當時日本禁教的國情。^{〔三〕}

大連圖書館本《曆引》在版式和內容上則與奎章閣本完全一致，只是署名部分被修補重刊。由於刪除了李天經等人的名字，而只列出了一份被增補的「生儒」名單，如添加了「朱國壽」、「朱光大」^{〔四〕}、「朱光燦」和「宋發」，這與前兩種署名皆不相同，所以該版本就顯得較為特殊。筆者認為，這一署名的變動，可能發生於順治初年，目的是為了凸顯這些與湯若望有密切關係「生儒」的功勞。類似情況，也出現在《西洋新法曆書》更改《崇禎曆書》其他各卷的署名中。在《崇禎曆書》各卷中，上述朱光大僅有三卷署有其名，宋發甚至未曾有任何署名，但兩人在《西洋新法曆書》中則署名皆多達十餘卷次，^{〔四〕}這顯然是為了刻意突出二人。

此外，朱光大和宋發在順治元年（一六四四）還被湯若望認為是「功應首叙」的五位曆局成員之一。他們在崇禎年間皆為級別不高的曆局供事人員，却很快在順治朝都成為欽天監的高級管理者，如原曆局供事加通政使司經歷加俸一級朱光大被任命管理曆法，原曆局供事加欽天監博士加俸一級宋發被任命為秋官正。^{〔五〕〔六〕}考慮到參與編修《崇禎曆書》的許多曆局人員自身便是天主教徒^{〔七〕}，湯若望在清初努力實現西曆正統化的過程中，常依託奉教天文學家作為欽天監供事主力^{〔八〕}，順治元年起監中職官也多改由天主教徒擔任^{〔九〕}，可

〔一〕 龍華民 (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義大利耶穌會士。

〔二〕 祝平一，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崇禎曆書》及其相關史料研究，《奎章閣》二〇〇九年三四期：一五〇—二一六。

〔三〕 據徐光啟崇禎六年十月初六日奏疏記載，朱國壽原為欽天監五官保章，後降充天文生。《崇禎曆書》中其署名頭銜包括「學習監官」、「欽天監博士」、「訪舉博士」等；而朱光大在當時僅為天文生，位於懇請嘉獎修曆人員的最後一位。《崇禎曆書》中其署名頭銜包括「學習天文生」、「訪舉天文生」、「天文生」。

〔四〕 《崇禎曆書》中，署名朱光大的有《交食表》卷一、《五緯表》卷六、《五緯表》卷八，未見有署名宋發的。《西洋新法曆書》中，署名朱光大的有《交食曆指》卷六、《交食表》卷二、《交食表》卷五、《恒星經緯表》卷一、《五緯曆指》卷七、《五緯表》卷九、《月離曆指》卷六、《渾天儀說》卷五、《測量全義》卷一、《籌算》。署名宋發的有《交食曆指》卷二、《交食曆指》卷三、《交食表》卷八、《恒星經緯表》卷一、《五緯曆指》卷七、《五緯表》卷一、《五緯表》卷六、《五緯表》卷九、《月離曆指》卷六、《渾天儀說》卷五、《測量全義》卷一、《五緯表》卷六、《五緯表》卷九、《月離曆指》卷一、《月離表》卷二、《渾天儀說》卷二、《測量全義》卷二、《測量全義》卷十。

〔五〕 分別由正七品通政使司經歷和從九品欽天監博士升至正五品和從六品。

〔六〕 屈春海，清代欽天監暨時憲科職官年表，《中國科技史料》，一九九七年第三期：四五一—七一。

〔七〕 董少新，明末奉教天文學家鄒明著事蹟鉤沉，《中華文史論叢》，二〇一二年第三期：一二五—一四一。

〔八〕 黃一農，湯若望與清初西曆之正統化，《新編中國科技史》下冊，銀禾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〇年：四六五—四九〇。

〔九〕 黃一農，清初欽天監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權力起伏，《新史學》，一九九一年第二卷第二期：七五—一〇八。

以說他們應是湯若望倚重之人^{〔二〕}。所以大連圖書館本的刊印可能介於明刊本《曆引》和順治年間的《新法曆引》之間，是一個過渡的版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洋新法曆書·曆引》與奎章閣本和大連圖書館本《曆引》使用的是同一印版，區別在於國圖本《曆引》刪除了李天經的序言，並修改了署名，將大連圖書館本中的「生儒」改稱「門人」，名單調整至十二人。根據對比發現，這十二人中，除了賈良琦^{〔一〕}、朱廷樞^{〔三〕}、劉有慶^{〔四〕}、朱光顯^{〔五〕}、朱光大在此前的《崇禎曆書》中就有署名，李祖白^{〔六〕}、宋發、徐琰^{〔七〕}、宋可成^{〔八〕}、焦應

〔二〕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十一月湯若望將曾在曆局中效勞官生按貢獻進行開列，其中朱光大、黃宏憲、宋發、朱廷樞、李祖白等五員功應首叙；朱光顯、劉有慶、賈良琦、宋可成、掌乘等九員功勞次叙。參見《湯若望奏疏》。

〔三〕為保章正，《崇禎曆書》中其署名只有較梓《交食曆指》卷七和《五緯曆指》卷七，而在《西洋新法曆書》中其署名包括《交食曆指》卷七、《交食表》卷九、《恒星經緯表》卷二、《五緯曆指》卷八、《五緯表》首卷、《五緯表》卷六、《五緯表》卷十、《月離曆指》卷三、《月離表》卷四、《渾天儀說》卷三、《測量全義》卷五、《大測》卷二。

〔四〕曾為訪舉儒士，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授欽天監博士，《崇禎曆書》中其署名頭銜為「訪舉中書」，曾負責校對其中的《曆引》、《古今交食考》、《恒星出沒表》卷上和卷下、《五緯曆指》卷一、《五緯曆指》卷二、《五緯曆指》卷四至卷九、《五緯表》首卷、《五緯表》卷六、《五星表》卷九、《五星表》卷十、《渾天儀說》卷一至卷四、《西洋新法曆書》中其署名卷數包括《古今交食考》、《恒星曆指》卷二、《恒星出沒表》上、《恒星出沒表》下、《五緯曆指》卷一至卷九、《五緯表》首卷至卷十、《月離曆指》卷三、《渾天儀說》卷一至卷四、《測量全義》卷一、《測量全義》卷十。

〔五〕為五官保章正，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後為年秋官正。

〔六〕《崇禎曆書》中其署名頭銜為「學習博士」，曾負責算《交食表》卷六、《西洋新法曆書》中其署名卷數包括《交食曆指》卷一、《交食表》卷一、《交食表》卷六、《恒星曆指》卷一、《五緯曆指》卷一、《五緯表》卷五、《五緯表》卷七、《日躔曆指》卷二、《渾天儀說》卷二、《測量全義》卷二。

〔七〕在崇禎末年訂正有《遠鏡說》。奎章閣本《遠鏡說》署名「西洋湯若望述，後學李祖白訂」，通行本則為「西洋湯若望著」。《西洋新法曆書》署名有「李祖白」的卷數包括《交食曆指》卷四、《交食表》卷一、《交食表》卷七、《恒星曆指》卷三、《正球升度表》、《五緯曆指》卷七、《五緯表》首卷、《五星表》卷八、《五緯表》卷九、《月離曆指》卷一、《比例規解》、《渾天儀說》卷一、《測量全義》卷三、《測量全義》卷十。

〔八〕《西洋新法曆書》署名有「徐琰」的卷數包括《交食曆指》卷二、《交食曆指》卷三、《交食曆指》卷七、《交食表》卷五、《交食表》卷九、《五緯曆指》卷一、《五緯表》卷四、《日躔曆指》、《月離曆指》卷四、《渾天儀說》卷四、《測量全義》卷七。

〔九〕《西洋新法曆書》署名有「宋可成」的卷數包括《交食表》卷一、《交食表》卷九、《恒星曆指》卷一、《五緯曆指》卷一、《五星表》卷八、《日躔表》卷二、《月離曆指》卷二、《割圓八線表》、《比例規解》、《渾天儀說》卷一、《測量全義》卷三。

旭〔1〕、掌乘〔12〕、孫有本〔13〕等人則並沒出現在《崇禎曆書》的署名當中，但在《西洋新法曆書》中却大幅增加了這些人的署名次數。此外，過去通常認為湯若望在撰修《西洋新法曆書》時，將《曆引》替換成《新法曆引》。國圖本《曆引》的存在表明，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還存在有過渡階段，即在最初的《西洋新法曆書》版本中，仍舊使用了《曆引》的內容。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和梵蒂岡圖書館藏本《新法曆引》的差異，僅在於前者湯若望的頭銜是「通玄教師」，後者為「通微教師」。據黃一農考據，湯若望曾于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獲得「通玄教師」頭銜，又因康熙朝避諱，改為後者。〔14〕所以依此也可以判斷兩者的刊印年代大致分別為順治和康熙年間。收入《四庫全書》後，《新法曆引》和《新法算書》的其他各卷一樣，都被統一署名為「徐光啟等撰」。

至於明刊本《曆引》在中土就難得一見，却能完好留存於韓國和日本，這與明清之際中國與東亞各國的天文曆學交流有關。如朝鮮在高麗時期就努力地從中國學習和引進天文學，明清時期還利用派遣「朝天使」和「燕行使」來華的機會，秘密學習天文曆算知識。〔15〕隨著耶穌會士把歐洲天文學知識系統地介紹到中國，「西法」同樣成為朝鮮李朝天文學家熱心學習的對象，並逐漸得到官方接納。

朝鮮仁祖九年（一六三一），出使明朝的鄭斗源最早把西方天文曆算書籍帶回朝鮮，其中就包括《治曆緣起》、《天問略》、《遠鏡說》等。〔16〕為了儘快習得西法，順治朝之後，朝鮮天文學家甚至不惜重金賄賂中國欽天監的官生，〔17〕以便購買和抄錄相關書籍和資料（見圖七）。如朝鮮史料記載有：

- 〔一〕《西洋新法曆書》署名有「焦應旭」的卷數包括《交食曆指》卷五、《交食表》卷四、《恆星經緯表》卷一、《五緯曆指》卷八、《五緯表》卷九、《五緯表》卷十、《月離曆指》卷三、《月離表》卷四、《割圓八綫表》、《渾天儀說》卷二、《測量全義》卷三、《籌算》。
- 〔二〕《西洋新法曆書》署名有「掌乘」的卷數包括《交食曆指》卷五、《交食表》卷二、《交食表》卷八、《恆星曆指》卷三、《正球升度表》、《五緯曆指》卷九、《五星表》卷八、《五緯表》卷九、《月離曆指》卷一、《月離表》卷一、《月離表》卷二、《割圓八綫表》、《比例規解》、《渾天儀說》卷一、《測量全義》卷一、《測量全義》卷六、《大測》卷二。
- 〔三〕《西洋新法曆書》署名有「孫有本」的卷數包括《交食表》卷六、《古今交食考》、《恆星出沒表》卷上、《五緯曆指》卷四、《五緯表》卷一、《渾天儀說》卷五、《測量全義》卷八。

〔四〕黃一農，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周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九二年：四二—六〇。

〔五〕石雲里，中朝兩國歷史上的天文學交往（二），《安徽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二〇一四年第二期：一〇八—一二三。

〔六〕石雲里，「西法」傳朝考（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三〇—三八。

〔七〕Lim Jongae, 「Learning『Western』Astronomy from『China』: Another Look 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hixian li 時憲曆 Calendrical System into Late Joseon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1(2011): 卷三三四—三〇五—三二五。